

第 四 辑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柯南道尔



北 京

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四)



宋燕鹏 姜海燕 范红霞 南朝品
赵小兰 海霞 杨宝国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目 录

最后致意	(1105)
道白	(1105)
一、威斯特里亚寓所	(1105)
二、圣·佩德罗之虎	(1117)
三、破纸盒子	(1131)
红圈会	(1148)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1163)
临终的侦探	(1187)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1201)
魔鬼之足	(1218)
最后致意	(1238)
新探案	(1253)
显贵的主顾	(1253)
皮肤变白了的军人	(1275)
蓝宝石之谜	(1290)
三角墙山庄	(1306)
吸血鬼	(1321)
三个同姓人	(1336)
雷神桥之谜	(1350)
爬行人	(1371)
狮鬃毛	(1386)

最后致意

道 白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愉快地得悉,他仍然健在,虽然偶尔他会因风湿病而有点儿颠簸。多年来,他始终住在距伊斯特本五英里的一处农场里,靠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打发时间。但因为德国要打仗,为了配合政府,他又将智慧和实践出色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最后致意》中所记载的这些成果。

医学博士

约翰·H·华生。

一、威斯特里亚寓所

约翰·斯考特·艾克斯先生的离奇经历

在我的笔记本中,我发现记载有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一个寒风瑟瑟的日子所发生的事。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之前的一天,我们正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随手回电。然后他一语不发,陷入沉思,他站在壁炉前抽着烟斗,不时地看那份电报。忽然他转过

身来，面对着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

“华生，必须要把你当作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说，“你如何解释‘怪诞’这个词？”

“奇怪异常。”我回答。

他不赞同我的回答。

“一定有更多的含义。”他说，“本质上还含有悲惨和可怕。如果你回忆一下你那些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这个词更深一层的意义常常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吧，起初是相当的怪诞，而结果却是铤而走险。还有‘五个桔核’，最后引出一场命案来。所以，‘怪诞’这个词总是引发我的警惕。”

“难道电报里也有这个词？”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

碰到难以置信而怪诞的事。能否向你求教？

斯考特·艾克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肯定是男的。女的是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再者，如果是女的，肯定会自己前来，所以是个男人。”

“你见过他吗？”

“华生，自从我们把卡鲁塞斯上校关进去以后，你知道我特别烦躁。我的心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发动机，由于没和它要带动的机器连接好，正在空转着把自己磨成碎片。生活平淡无奇，报纸又枯燥无味，种种冒险和浪漫似乎从这个充满犯罪的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如果，你问我是否打算研究什么新的问题，不过现在，倘若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从他的表情严肃的脸上和他高傲的态度，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世。他是个保守党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好公民，十足的正统派。但是，那竖起的头发，气得通红的脸庞，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破坏了他原有的镇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打乱了他往昔的风度。他径直谈起了他的事情。

“福尔摩斯先生，我遇到一件最怪诞而又令人极不愉快的事。”他说，“我一辈子都没受到过这种对待。太不公平了——简直令人愤慨。我非要得到必要的解释不可。”他气呼呼的说。

“请坐下，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抚的语气说，“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

“先生，在我看来，此事与警察无关，可等你听完事情的经过，你肯定会同意我是不能不管的。我对私家侦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不过，仍然久仰您的大名——”

“那你为何不立即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

“现在是两点一刻。”他说，“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电报。要不是从你的衣着打扮上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谁也不会注意你这些的。”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理头发，同时也摸了一下没有刮过胡子的下巴。

“你说得很对，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确没有想到要梳洗。一心只想赶紧离开那座房子，我来这之前，一直在四处打听有关情况。我去找房产管理员，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出租手续一切正常。”

“先生，”福尔摩斯说道，“你倒有点儿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老是

一开头不把事情讲明白。现在请你整理一下你的思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准确的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使你顾不上梳洗,连外套的扣子都扣歪了就跑出来,四处咨询和寻求帮助?”

我们的当事人一脸气愤,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

“我看起来肯定糟透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明白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让我告诉你这件怪事的全部过程吧。”

但是,他的讲话刚开始就被外面一阵喧闹打断了。赫德森太太打开门,带进来两个强壮的、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一个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把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介绍了一下。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一块儿跟踪,结果我们的线索就来到了这里了。”他转向了我们的客人,“你就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正是。”

“今天我们跟了你一个上午啦。”

“你们是依据电报才跟踪到他的。”福尔摩斯说道。

“千真万确,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线索。”

“你们为何要跟踪我?”

“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想要了解一下有关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的情况。”

“难道他已经死了?”我们的当事人坐在椅子上,惊讶地瞪大眼睛,脸色苍白。

“是的,先生。”

“出了什么事故吗?他怎么会死了?”

“或许是谋杀。”

“天哪,这太恐怖了!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我们在死者的口袋里面找到了你写给他的一封信。从信中,我

们得知你本打算昨晚在他家过夜。”

“对，是这样。”

“哦，你过夜了，是吗？”

他们取出了公事记录本。

“稍等，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所要的只是一份清楚的供词，对吗？”

“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艾克斯先生，我们能够用这份供词来控告他。”

“就在艾克斯先生要把全部的事情都讲给我听时，你们就进来了。先生，现在多了两位听众，你不要有什么顾忌，继续把这件事讲下去。”

我们的来客狐惑地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接着开始了他不同寻常的叙述。

“我是一个单身汉，”他说，“由于比较喜欢社交，所以结识了许多朋友。当中有一个酿酒商，叫麦尔维尔，住在肯率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他家用餐时认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西班牙血统年轻人。他讲着一口很标准的英语，风度翩翩，非常讨人喜欢，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我谈得很投机，好像一开始就很喜欢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第二天，他就到里街来看望我，最后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家就在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邀去了。

“在我去他家之前，他曾向我谈到他家里的情况。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忠实的西班牙仆人，能说英语，替他打理一切事务。同时还有管家，还有一个厨师，是一个混血儿，能做一手好菜。

“我驾车来到那个地方，在厄榭以南约两英里的地方。房子很大，背靠大路，有条马路通向寓所，路两旁是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是一所旧宅，很破烂。当马车停在车道上时，我犹豫了一下，思考着

拜访一个结识不久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前来开门，热情地欢迎我。一个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仆人替我拿着皮包，把我领到预先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使人感到压抑。晚餐时我和他对坐，我的主人虽然尽力地款待，但他好像一直都精神恍惚，说的话模棱两可，混乱无绪，我几乎听不明白。他不断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用嘴咬着指甲，还有其他一些征兆都表明他的紧张不安。至于那顿饭，照料得既不周到，菜也做的并不好，加上仆人的阴沉神色，很令人不舒服，使我有好几次想找个借口回家去。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可能和这两位先生的调查有些联系，但当时我可并没有多想。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给他一张便条。他看过之后，好像更加心不在焉。他也不再假装地跟我交谈，而是坐在那儿不停地抽烟。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一个钟头后，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并且问我是否按过铃，我说没有。于是他向我道歉，并说已经快到一点了。后来，我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

“现在我要说到最惊人的地方了。当我醒来时，都快到九点了。我曾让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所以对这种遗忘我非常惊讶，我跳下床来按铃叫仆人，却没有人应答。我一拉再拉，还是没人理睬。我以为，是铃出毛病了。我胡乱地把衣服穿上，下楼一看，你们可以想象当我发现到处空无一人时会有多么惊讶。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在厅里大声呼喊，还是没人回答。我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在头一天晚上曾指给我他的卧室，于是我便去敲他的房门，但还是没人回答。我进了房间，里面没有人，床上根本没有人睡过的痕迹。所有的人都走了。外国客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这就是我到威斯特里亚公寓拜访的结局。”

歇洛尔·福尔摩斯一边笑，一边将这件怪事收进他的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之中。

“真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这样的经历，”他说，“先生，你后来又做了什么呢？”

“我很生气，起初我觉得自己成了某种恶作剧的受害者。我收拾好东西，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去找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发觉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这使我突然想到，这件事不可能只是为了愚弄我一番，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可是，这好像也说不通啊，管理人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了。后来，我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但大使馆却说他们没听说过这个人。再后来，我又去找了麦尔维尔，可是，我得知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收到了你给我回的电报，于是就来找你了，因为我知道你善于解决疑难问题。警长先生，我能够向你保证，关于加西亚的死，我是绝对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相信，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葛莱森以友好的口气说道，“你所谈到的情况，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你提到晚餐时送来一张便条。你是否注意到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

“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团扔到火里去了。”

“贝尼斯先生，你对此有何看法吗？”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的汉子。他格外明亮的双眼弥补了他脸部的粗俗。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的变了色的纸片。

“他把它扔过了炉子外面的炉栅。我在炉子的后面找到它。”

福尔摩斯对他表示赞赏。

“你肯定是在把房子很仔细地检查后才发现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的吧。”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一贯如此。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表示同意。

“这张便条是写在没有水印的普通米色直纹纸上。用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用紫色蜡封口，用某种椭圆形的东西在蜡上盖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绿色和白色，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字体，是用一支很尖的钢笔写的。但地址却是用另外的钢笔写的，要不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字体很粗大。你看。”

“一张奇异的条子。”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贝尼斯先生，你对便条检查的非常详细。也许我能够再补充一些细节。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在两处地方都显得有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都明白了哩，结果还是漏了点儿。”他说，“我对这个案子并没有充分地重视，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此事也关系到一个女人。”

在谈话的时候，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宁。

“我很高兴，你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证明了我所讲的话是正确的，”他说，“可是，加西亚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说到加西亚嘛，”葛莱森说，“人们看见他死了。今天早晨在奥克斯特空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头被沙袋之类的重东西打成了肉酱，那地方很偏僻，四分之一英里之内都没有人家。显然是有人从后面将他打倒，行凶者将他打死之后仍然打了很久。但作案人却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他是否遭到抢劫?”

“没有,”

“这太悲惨了。”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很气愤地说,“但,这对于我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件事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怎么会卷进来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长回答说,“在死者身上发现惟一的线索就是你写的信。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又是在那天晚上死的。我们是根据信封,才了解到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我们是今早九点钟以后才到他家的,结果既然没找到你也没找到任何人。我给葛莱森发了个电报,要他在伦敦跟踪你,而我则在威斯特里亚公寓搜查。随后我也来到市里和葛莱森会合,接着就跟你来到这儿了。”

“现在我想,”葛莱森先生站起来说道,“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还是按正常程序来办这件事,你最好同我们到局里走一趟,把供词都写出来。”

“我马上就去。可是,我仍然要聘请你,希望你能够弄清真相,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

“我想同你合作,贝尼斯先生,你不会有异议吧!”

“当然不会,先生。我感到荣幸之至。”

“我想再问一下,你知道被害人遇害的准确时间吗?”

“一点之后他就一直在那里。当时还下着雨,他一定是在下雨之前遇害的。”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我们的当事人叫了起来,“我不会听错,我能发誓,那时,他正在我的卧室里和我说话。”

“奇怪,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福尔摩斯说道。

“难道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从表面上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案件,在我最后的判断

说出来之前,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是否发现别的一些奇怪的东西呢?”

这位侦探奇怪地看着我的朋友。

“有,”他说,“还有一两件奇异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也许你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一些看法的。”

“那好,”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赫德森太太,送这几位先生出去,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出去。叫他先把五先令的电费付了。”

来客们都离开之后,福尔摩斯不停地抽着烟,那双敏锐的眼睛上方,一双浓眉紧锁,头伸向前方,神情专心致志。

“华生,”他忽然转身来问我,“你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我被斯科特·艾克斯先生的神秘故事弄糊涂了。”

“对罪犯呢?”

“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点儿来看,他们或许是合伙谋杀。”

“这当然可能是一个观点。他的两个仆人把他谋杀了,并且还是在有客人的那个晚上,这是很奇怪的。要知道,他们在这个星期的其他夜晚都是单独和他在一起的呀!”

“那他们又为何要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逃走呢?这十分关键。斯科特·艾克斯的那一段奇异经历是另一个重要情况。华生,要对这两种情况都作出解释,太难了?假如一种解释,能把那张措辞古怪的神秘便条说明白,把这种解释作为一种假设也是很有用的。”

“但是,我们的假设又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眯起双眼仰身靠在椅背上。

“华生,你知道恶作剧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从事件的发展来看,把斯科特·艾克斯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去和

此事是有关系的。”

“但联系是什么呢？”

“让我们思考一下。从表面上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考特·艾克尔斯之间迅速发展的奇特友谊是有些奇怪的。是那个西班牙人加快友谊的发展的，在他认识艾克尔斯的次日，就去拜访艾克尔斯，而且，此后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后还请他到厄榭去。那么，他到底要艾克尔斯干什么呢？为什么加西亚单单选中了艾克尔斯呢？是有什么特别用意吗？是他有什么很杰出的品质吗？我说他有。他是一个传统的体面的英国人，是一个能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你也亲眼看到了，尽管他的叙述很离奇，但两位警长对他的供词一点儿都不怀疑。”

“但是，有什么需要他见证的呢？”

“事已至此，他什么也见证不了了，可是，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就可以见证一切。”

“我明白了。他本来可以作为不在犯罪现场的见证人的。”

“很正确，亲爱的华生，加西亚可能就是想要让人证明他当时并不在犯罪现场。我们不妨假定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在计划某种阴谋，他们是想在一点钟之前完成。他们在时钟上弄了花招，很可能是这样：他们让艾克尔斯睡觉的时间比他所以为的时间要早些。当加西亚去告诉艾克尔斯是一点钟的时候，实际上或许还没有过十二点。假如加西亚能够在提到的时间内干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并回到自己的房里，那么，他完全可以对任何控告作出有力的答辩。这位英国人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他随时能够宣誓说被告一直是在屋里。”

“对，我懂了。不过，另外几个人也不见了，又该怎样解释呢？”

“我还没有了解全部事实，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证据面前争辩是错误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毫无道理地歪曲他们，以牵强附会地套你的结论。”

“那封信呢？”

“信上是如何写的？‘绿色和白色，我们自己的颜色’。听起来很像赛马，‘绿色开，白色关。’明显这是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这应该是地点。很明显，这是一次很危险的行动，否则，她也就不会说‘祝顺利’了。‘D’这应当是入门指南。”

“那个人是西班牙人，我猜测‘D’代表多洛蕾丝，这是个很普通的西班牙女人的名字。”

“华生，可是这很难成立。西班牙人互相通信，应该用西班牙文呀，这封信肯定是个英国人写的。”

在萨里警官返回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收到了回电。在他看完了回电后将电文扔给了我。

“我们是在贵族圈子中打转呢。”他说。

电报上列出一些人名和住址：

住在丁格尔的哈林比爵士；住在奥克斯肖特塔楼的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在帕地普雷斯的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在福顿赫尔的詹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在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住在内特瓦斯林的约舒亚·斯通牧师。

“明显想要限定我们的行动范围，华生，毫无疑问，贝尼斯已经采取某种类似的计划了。他的思路够敏捷。”

“我还不不太理解。”

“哦，加西亚吃饭时收到了一封约会或幽会的信。为了赴约，这个人得爬上主楼梯，去找走廊上的第七个房门。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房子肯定很大。这所房子离奥克斯肖特不会超过一两英里，由于加西亚是向那个方向走的。而且，加西亚原本想赶在一点钟之前返

回到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靠近奥克斯肖特的大厦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给斯科特·艾克尔斯接触过的几个房地产经理人发电报,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份名单。他们的姓名都在这封回电里。”

快六点钟了,我们在贝尼斯警长的陪伴下来到厄榭那个美丽的萨里村。

福尔摩斯和我在布尔吃了晚饭,并找到了住处。最后,我们又在警长的陪伴下,前去访问威斯特里亚寓所。

二、圣·佩德罗之虎

那是三月里一个寒冷的晚上,在寒风和阴郁中走了几英里的路程,我们来到了一扇高大的木门前。门内有一条幽暗的林荫道,我们顺着这条道路来到了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前,房子在蓝灰色的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漆黑。一丝微弱的灯光从大门左边的窗子里露了出来。

“这是一名警察在值班。”贝尼斯说,他用手轻扣窗台。屋中传来一声尖叫。我透过玻璃,看到有个男人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不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警察开了门。举着蜡烛的手还在不住的发抖。

“怎么回事,瓦尔特斯?”贝尼斯厉声问道。

这个人用手绢擦了擦前额,叹了一口气。

“我真高兴您来了,先生。这个夜晚真长,我的神经不像从前那样顶用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

“先生,主要是这孤零零、静悄悄的房子,再加上厨房里那稀奇古怪的东西让我受不了。你敲窗户的时候,我以为那家伙又来了。”

“什么东西?”

“鬼,就在窗口。”

“窗口那儿有什么? 什么时候?”

“大概在两个钟头之前。天正慢慢黑下来,我坐在椅子上看报。一抬头,就看见下端的窗框外面有一张脸正望着我。先生,那是什么样一张脸啊! 我会做恶梦的。”

“瓦尔特斯,这可不像一名警官所说的话呀。”

“我知道,可是我确实很害怕,先生,我不知道那张脸到底叫什么颜色,那张脸就像是泥土里溅上了牛奶。至于那个脸盘,有您的两个脸那么大,先生。眼珠突出,加上一口白牙,活像一只饿狼。我不敢出一口气,直到它一下子消失了。我跑了出去,穿过灌木林,感谢上帝,什么也没有。”

“假如真的是鬼,那么,一个值班警官绝对不应当不敢用手去碰它一下。你想这件事不会是幻觉或者神经过敏吧?”

“这一点轻易就能解答。”福尔摩斯说着,点燃了他的袖珍小灯。他很快把草地检查了一下说,“我认为,他穿的是十二号鞋。如果按脚的比例来算,他可能是个大个子。”

“那他上那儿去了呢?”

“他似乎是穿过灌木林朝大路跑了。”

“好吧,”那位警官严肃而深沉地说,“不论他是谁,也不管他要什么,反正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办。福尔摩斯先生,我现在就带你巡视一下这所宅院吧。”

我们仔细检查了每个卧室和起居室,但一无所获。明显地,房客随身带来的东西不多,全部家具,都是连同房子一起租用的。他留下的许多衣服上都带着霍尔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电报查询后得知,马克思公司除了知道他的买主付账十分干脆之外,其余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些零碎,几本小说,其中两本是西班牙文;一支老式的